任官之制
任官攷說

磻溪隨錄

七

隨錄卷之十二目錄

任官之制
仕滿遷轉
開政
薦擧
自代
多限門地
外任
叅謁
褒貶

隨錄卷之十三

隨錄卷之十三目錄

任官之制

凡仕滿按古者唯量材授職官無任滿德過其位則升陟之不勝任則降黜之材稱其位稱其材則任之終身但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九載爲遷官之限耳後世因謂遷官之限爲仕滿今姑從俗稱之京職堂下官以下以六周年凡當遷官者必視六考高下所至而更審人材職事相當然後乃注○堂上以上本命德之器唯久任責成勿限年數外職守令鎭將敎官察訪九周年皆許挈家赴任邊地亦然觀察節度使都事改經歷虞候改評事六周年皆許挈家○海運判官水運判官亦六周○凡上考或有功勞應陞敍者陞其秩待仕滿然後乃超遷○仕雖滿其合仍任者仍任

一凡仕滿當遷者必待相當闕遷官然後出代京外

官皆然仕滿雖久必待其有相當陞遷官然後乃出其代○外官交代觀察使節度使於營門㑹節制使萬戶於鎭門守令察訪於衙門必面相交印○除外官辭由法

或曰今京官雖仕滿待相當闕遷官後出代外官則仕滿即出代矣此則京外官一體皆待闕遷官然後出代何也曰內外官制本一豈可有異況數遞之弊無作散之事皆由於此不可不內外皆然也曰是則然矣今外官之必滿即出代者以出辭由然後方得遷注故也若無辭由則不襲於凡事豈疎耶曰所謂辭由者不過拘制各司貢物收捧身貢納未系還上捧未捧耳此亦有司常時所當察本非所以爲一法者而況旣行大同改還上則尤爲不關也若穀稅之數軍丁之簿則歲上於該司豈待此而考覈乎至於官中凡物則自有傳掌誰非可慮於虛踈也然則所謂辭由未見其益而徒有大弊者也蓋比本失古人求材任官之意故其末流之弊有難以盡言者

一緊要任有闕未仕滿官員有合選用者必特啓

薦乃注此云特啓非如今之泛啓稱存任薦中擇擬何如也謂某人材賢如此如此實合某

銓而仕前官中未有其比敢稟云云也○既以可而經遷以任則已遷之後必待仕滿更勿遷易

一凡遷官未赴任遞改而非罪過者因公故或有所相避之類還仍前任雖已遞代亦然○今遷官因相避或有公故不赴者亦因以作散事理未妥宜還仍前任

○又今參下官作散者必削前任還參從九品亦從前階

一政府六曹郎官皆本府本曹堂上自辟長官與諸堂上相議

既得人狀其才德一望或二望送政曹政曹注擬啓其狀以爲後考吏曹郎官吏曹長官亦爲薦狀照驗

○所擧或有不合則吏曹糾啓凡望狀雖與諸堂上相議不爲連署長官獨保任後勿罪薦者當之依薦

擧例長官有故則次堂上主之

漢城府參下官亦本府堂上自辟其制

同上

一非經守令有治效者不得陞正三品職凡才德出衆不可拘常格者政府政曹憲府會議稟旨以行下條同此

一年未四十者勿授職任其茂才異等不可拘年者會議稟旨以行○領兵衛門七品以下官三十以後亦可擇用

國典再嫁婦子孫勿授東西班職是欲防改嫁也而爲制偏甚遂使其雖專論先世疵咎有無而不問其人賢才與否官下擇材自此始矣古無如此等法當一唯其人賢能之選而罷去此法

一凡除授或有用非其人者政府憲府糾覈

一凡大小官有疾病必病滿三月乃遞每滿一旬呈單一旬內不得再呈至二月不愈乃免非實病則不得呈單有託病者隨見糾治罷臺諫

避嫌處置之弊復被推行公之規凡臺諫侍從非其

罪而見遞當復臺侍者仍不絕其祿謝御年以待有闕切勿如今待闕間姑授他職又授以他有所不安則謝病以免亦古人所不得已也然豈如今臺諫之謂我今臺諫少有毛細之故或有厭避之事則張皇病勢以期必遞明日除職則奔走追逐猶夫前日習俗已成雖賢者亦不得免深可駭歎臺諫一遞則不問人器相當與否稱之口臺諫付職而必除他官或作闕以處之曾未數日復除臺侍以故諸司之官亦皆遷移紛更不成摸樣設官分職之意豈端使然哉不變此規雖伊周爲冢宰亦無如之何矣宜定爲著令臺諫無故遞職者但不絕其祿以待臺侍之闕而不授他職苟以爲合於他職而除授則亦使之久於其任以責其成效如此然後可免百司朝夕紛更之弊矣

或曰三周六周爲以時宜似無不可而必以六載九載何也曰三周六周雖愈於今亦未盡焉

必九載然後乃爲可也盖數遞之害猾吏用奸黎民病弊此猶其小者也官必久任責成然後人知事其職人知事其職然後不才者無僥倖之心而才者勉勵不才者無僥倖之心則民志定才者勉勵賢人多如此而後冗濫絶而政教興毁譽直而風俗淳矣數遞之害一切反是曰是誠然矣但久居如此則不無賢才滯下之弊耶曰苟賢才也則特薦之法考績之階自當超陞豈患下滯乎後世賢愚無辨而替易頻亟天下之心日至於奔競如是則雖百千年所以

人皆責化俗成浮薄綱靡法廢萬事無可爲也若復建制之未盡無以定民志成治功也

或曰藩鎮之任其權實重觀察節度過爲久任則恐不無後世之弊如何曰方伯連帥古周召之任豈可如今人人苟授誠爲擇人則當虞不久不虞其久若朝廷無道位不以德雖歲更月遞只益亂亡耳何有於維持但封建廢後任官未免有定限而凡事不得不隨爲之制故此以六周者亦參以時宜也或又謂是固如此然古人於此等處亦不無權其輕重之意周制使其大夫三人爲監監於方伯之國者亦此義也豈可不酌其事勢之當乎

日終身無陽可也而止於六周亦是擬輕重酌事宜也 旣凡此只論其立
限之例耳非用人之法也雖限終身或非其人
當替改之雖限六周苟可仍任者當仍任之績效茂著者褒陞其秩以待超擢 是則係乎其時君相之明義審
事措置合宜耳
按古者封建則有朝覲會同之節盖不知此無以明君臣之禮通上下之情而警飭體貌舜時紀綱若大爲久任則亦宜思擇古意者爲八覲之節也或謂之以六周亦令々年中間一番來覲奏事爲當或謂此只是遠廷臣紀陛非知封建也有而稟事則隨宜或召或覲而已不必定制爲可在明者擇之
栗谷告子 宣祖曰今之授官朝拜夕遷席不暇煖

雖以周召伊傅之賢且才若今日拜司徒明日除司寇則必不能成績只奔走勞苦而已況非賢才乎數易有道焉一曰呈病二曰避嫌欲矯呈病之弊則下敎羣臣務實而不循俗非實病則不呈辭間有托病者隨現糾治必病滿一旬然後始呈辭初度滿一旬然後始許再呈滿一旬然後始許三呈若一司一員呈辭則他員不得幷呈必有疾病不得已幷呈則必一司僉議入啓然後始呈如是則可矯呈病之弊欲矯避嫌之弊則凡臺諫除人物不合者外宜不以避嫌遞差 祖宗朝臺諫雖

被推不遞司憲府推考則下司諫院云人非堯舜豈能每事盡善今之大官被推行公者別無傷於廉恥而獨於臺諫必責以聖賢毫髮錙銖之失必至於遞耳目數易公論靡定因此遷移他官亦至數遞廢績之曠職此之由臣意請考故事復臺諫被推不遞之規然後可矯避嫌之弊矣按臺諫避嫌前世無有始於中宗朝厥後仍成謬規纖毫之事無不引以爲嫌不但數遞實爲作擾鬪巧之方迄至今日其弊錮極又曰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守令勤怠係於監司今也監司瓜期只限一周故徇俗者苟經日月盡職者未及施爲紛紜數遞只煩驛路上下不

檮維繫緩急無以行令此非細故也臣請各於諸
道擇巨邑設營使監司率眷兼爲邑宰久於其任
如兩界之例責以成效又曰久任監司臣於前日
已盡仰達而兵營之設於巨邑使兵使兼宰者最
爲今日蘇復軍卒之良策先須久任監司然後始
令兵使率眷故臣之切望在此又曰京師是腹心
而四方是藩屏也藩屏完固然後腹心有所恃而
安今之四方郡邑無不殘弊而監司數易民不知
道主之爲何人設使暴寇出於不意監司雖欲僉
卒節制安能有所爲乎此必敗之道臣請合殘弊

數縣爲一以紓民力選擇監司而久任之使政者一道民所信服則平時可以休養緩急可以禦侮藩屛旣固則國家有盤石之勢矣或以監司權重爲疑不然今中朝之任監司莫不率眷而久任者或十餘年未聞以此慮其權重也按此請監兵使兼邑宰率眷者國制守令率眷而監兵使不得率眷惟兼任憂則率眷故云然又今兵使無廩俸而營中一應之需皆責出軍士故云此爲今日蘇復軍卒之策盖兹就今制不得已之言也

姜沆看羊錄曰倭人有功者任之終身許其世襲故能綱紀有素部伍常定動輒有克我國不素養士不素敎民加以將無常卒卒無常帥一己之民卒屬觀察使坐屬節度使一卒之身朝隸觀察使暮隸都元帥體統不屬緩急不識將可以制敵人戊壬辰之難李福男朝爲南原府使暮爲羅州牧

使今日爲防禦使明日爲節度使既曰不可爲言禦使必至論遞則又豈可爲節度使哉聽曰可言

爲節度使必至起廢則又何必遞防禦使哉閑山既破賊兵已犯湖南而觀察使朴弘老論遞新與

黃愼於戡更營門潰散不可收拾五十三官無一屢聚兵之所賊兵散漫橫行如入無人之境兵興

以來八道之受害未有甚於湖南良以一道無主故也賊已圍南原而吳應台始爲全羅防禦使金

敬老始爲全羅助防將臣於其時歷在潭陽府目見敬老等始受命手下無一卒單騎奔走借編裨

二人於巡察使以起伏兵所當此之時雖使張許劉岳當之亦無可奈何矣朝家之易一時言差使

似不大段而三道赤子之命盡於凶鋒則大段事也　宗廟社稷之危至於綴旒則大段事也伏願

殿下差一邊將重之謹之易一邊將重之謹之勿以文武爲限勿以資格爲例勿以門閥爲問擇

其有膽畧有材力顯有軍功者一一爲湖嶺邊將沿海之當賊衝處每百里許設一鎭者幷縣以益

之許其久任於宋祖任郭進於西山十二年蕃姜於鳴門十五年有功則但增其秩勿徙其官有罪

(則三削其資雖講書盡善而必負大罪然後顯行若罰則規模有定必無臨時窘迫之患矣)

凡開政(除拜稱政事今)每歲正月上旬取 旨定日開政(前期)

(十二月望日褒貶開坼正月上旬開政上旬有故則用中旬褒貶後政官擇得人才政府罷坐政曹合坐會議憲府亦合坐會推從容難慎必審人器相當議皆定然後乃開政擬望不可忽忽徇例苟且○凡僉注擬既得其人則上合首薦副望已多矣人君當以用人得失責之政官而不可虛煩其望以爲暗中抽籤之歸也宜依中朝定以首副二望罷今三望之規)若有缺官衆多則每月上旬一開政(正月爲大政餘月爲權政過此則雖有缺不得數數率爾差除必待後月○凡開政取 旨定日若政府六曹館閣府衛堂上官及觀察節度使守令則必議于政府而爲府會推如上規)唯緊急差出者不拘時(非緊急差出不得無時開政今臺諫守令有闕則便即開政臺諫雖有闕亦不可隨闕開政待後政擇授守令既有闕官時亦不關事唯貴得人不可忽忽苟且也)

○用人君之大務治亂之本人君當實體之親與宰相銓官臨朝開政每制一官必難愼審議而後乃定之授之如上所未知者則必審問之咨其知何如何而後定授不可因循後世之習深坐宮中不詢不問卄其眞昧而信筆落點也

李粹光曰高麗時領政有定式十二月爲大政六月爲權務政過此則雖有缺未常差俟至崔忠獻專國政始變舊制有政房之稱本朝則一年兩都目外隨闕隨差或至逐日爲政與古異矣聞中朝每月二十三日吏部會選其餘則唯大段除拜會推而已

趙重峯東還封事曰臣竊見中朝官制天下庶官如此其多而注擬之際一皆難愼或有缺官則六部都察院會議擬望之人僉議皆可然後吏部只擬二望夫以中夏人物之盛豈無三望之可擬哉

誠以人才難得或授匪人則害及生民故下不敢
以非才苟充上不敢以私意苟任一被選授永無
劾駁之議既到其任又皆久於其職九載三考乃
定黜陟敎官邊帥亦以家累自隨率爲經遠之計
故庶官多盡其職而百姓多得其所中朝之所以
保大享安者有由然矣東方人才視中夏未滿二
十分之一而累經斬伐士趍隨訛倫綱不明義理
莫分求其經邦論道者蓋絶難遇而其當局思職
者亦不多見矣政曹乃於注擬之際論不豫定坐
于政廳然後執筆始議率皆苟充抽東補西朝授

夕換京外官員未諳所職之爲何字而或有坐席
之未煖者絶簿盜財祇陷於奸吏之術迎新送舊
差發人馬奔走千里之外以破殘民之産者又中
國所無之弊也（中國爲官者雖赴萬里之外以私馬私人運其家小馬一人不煩
官力所以弊不及民而人全恒瘠也）且其新除之人不合牧民則速
遞可也而必於當行之日乃始 出令罷遠來官屬
稱貸月利留待新官之發則歸家盡賣田僕償月利
而家已告絶矣一歲貶罷者不止一二而爲一官
來迎者不啻百人則一年之中以此失業者幾百
人裁吏曹用人至於暫時之不審而四方士民無

不被害可謂細事而不之改乎願 聖上明申飭吏曹須先論定洽於公議然後乃充其望冐及私昵惟其能冐及惡德惟其賢必用首薦而久任其職待其奮庸懋載然後乃加超遷則庶乎人人知勸而民獲其所矣

凡薦擧每九年(或隨人才缺之擧行)京外三品以上([illegible]文館成均館四品以上同○苟其賢德者雖或不在此品亦宜特命薦士)各薦賢能並無過二人(五品至庶士並爲薦狀具論材行之實如其式)

一朝建設一院(名以延英)凡被薦之人時在職者([illegible])並召致優禮視品給俸(前銜則量品給俸儒士[illegible]給廩俸如今付軍職祿加[illegible])不遷

加以官只以應敎命名俾羣居講磨凡有敎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使敎府敎曹近侍之臣互與相接時賜召對人多則輪宣三四人講問治道居一年後論其才德而命之官秩詳程子延英劄子○與擧篇首段及進士院規制叅考或曰下必如是凡被薦之人選士及已行顯職及學行明著者外敎府敎曹憲府合坐講試旣除官則必自上引見詢治術如此如何曰以今言之如此亦可然開試取士本非古義且令盡擧羣經一試何能察其人乎必如右法然後上下左右十分恰好而實有無窮之效也

一凡誤薦者罷職其情狀可恕者降年祿周年餘皆罷職所擧人若犯贓汚敗常等罪加一等論所擧二人以上各加一等罪至除名爲民其徇私故擧者以欺罔論有因奸納賂而擧者容受囑托而擧者知其不善而故擧者皆以罔上論苟眞才德可擧者雖其子弟不

以私論　其薦賢者特加超擢（賞賜進秩其爵唯其所當　凡論賞罰除屬謗無識者外必待任久功罪著明然後乃行○雖舉主已沒應奪官者追奪其職應進職者追贈有諡者隨其善惡亦改之）

一凡職在應薦而不薦士者罷職

薦狀式

某官（無官則隨其本稱幷其所居）姓名

某職臣某謹　啓爲薦舉事右件官（無官則稱人）云云

（論其學術行能之實惟其所當）可堪某任（或云可以任某事若才能兼備則亦具論所宜）

臣知賢不敢不舉（或云臣所諳知不敢不舉）如或任後贓汚貽

常及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兵職則稱兵事隨事所當）甘與同罪

謹具啓 聞伏候

敎旨謹 啓或以此意隨宜措辭爲狀亦可薦二人則狀內幷論不必別爲二本

年 月 日某職臣某

若任後所保擧人有變節渝濫者擧主具狀申述及

自爲按劾者原其罪自唐有此議至宋爲著令

丘濬曰擧主連坐之法行之久矣此又立擧主自首原罪之法此法肯行則所擧及受擧之人咸知誡矣

凡內外三品以上及臺諫侍從史官亦在其中守令敎官初

授上章讓一人自代乃拜命若在外除朝辭赴任者則否○其所薦擧於本職階品無過行守之例或賢能卓異則亦許不拘階品其狀式畧如韓退之及朱子文集中所載者每官

闕則敘官以其見舉多者審量而用之觀其所讓其人之賢否亦可知矣

唐德宗時令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宋眞宗復舉官自代之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少尹畿赤縣令并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内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在内者於閤門投下在外者附驛以聞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

丘濬曰唐宋舉官自代之制蓋本魏劉寔之論此非獨可以見其人才用之實亦足以崇推讓之風焉又曰舉官自代之制誠能舉而行之吏兵二部各立簿籍二編次所讓表狀一以進内一以留司遇此以爲銓用陞擢之資其於進用賢才不爲無益

凡用人惟其賢才勿論其門地（任官惟賢任事惟能既今門地之弊并除）

（署經之法）

或曰今署經法亦是審官之意而并去之何也曰所謂署經者只是使新除官自爲書納其內外四祖及妻內外四祖之官職姓名而兩司考之許其行公與否也是其所審者先世官職耳本不干於察其人之賢否也徒崇門地之弊而深有乖於擇賢任官之義不可不祛者也

趙重峯東還封事曰臣竊見 皇朝作人之路甚廣惟其有才則不論其門地如孫繼皐葬師之子而今爲修撰成憲丫頭（婢妾之名）之子而今爲編修許三省舉人而今爲山西御史其他國子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以舉人貢士充補者不可勝數

盖豪富之家專習驕淫鮮克由義而子弟無賴則反不如寒賤之士動心忍性而增益其所不能故雖常民孽屬不廢其材科舉之類徒尚文辭少有飭行而浮躁無實則反不如歷仕之輩畏人恤言而當事盡職故雖舉人責士多出於顯途此 皇朝之所以立賢無方而能撫衆御遠者也我國取人之路甚狹鄉民欲敎其子者甚鮮其中號爲巨擘者得補校生則深幸而自畫中表賤族則雖有良材美質更無振奮之路矣昔三國雖少各能保方隅者以其用人之無間也盖自高麗中葉權臣

當國將恐忠智之士起自草茅而有妨於己私謀
廢庶孼之科而賢路漸狹至於我朝謀國大臣祗
爲私其子孫之計而不念萬世失人之憂幷與再
嫁子孫而禁錮之載錄於令典雖以　殿下之至
公其於揚側陋之事尚未知爲急務也頃如李仲
虎金謹恭之徒雖是庶孼而終身苦學力勸後生
先以小學今之卿士知廉恥而重名敎者兩人之
功爲多而窮餓而死臣愚竊恐全防再嫁則范仲
淹之才不用於世專廢庶孼則李仲虎之流又餓
于時京外英才罔有成就而綱倫終斁害及於國

家今如不世出之主遠慕成湯近法中朝變通有
術期於得人則隆古之治庶望於數十年之後矣
柳西崖劉子曰用人之道貴廣而不貴狹故云立
賢無方周公舉士必先白屋管仲相齊舉盜二人
晏嬰用一言之善而薦其御者爲大夫西漢人才
之盛多得於郡縣胥吏自魏晉以降始有門地之
議啟發陵替職此之由抑臣又有感焉世治則賢
才在上而野無遺賢故庶績熙而頌聲作世亂則
在上者未必皆賢在下者未必皆愚春秋書武氏
尹氏仍叔之子皆門地高顯之人也而其時如儀

封人沮溺荷蕢之流皆沉淪於卑冗之位歎息於壠畝之中世道升降此其大機大槩勿論明地與賤流唯賢才是求而已我國多用南方之士而西北則絶無焉其實西北亦未嘗乏才特以地遠而攀援之勢少也間擢其表表者而用之使人才競勸而無間於南北可也

無輕外任以重民寄觀察節度卽古方伯連帥之職爲任至重君相當疇咨歷試必得其人而用之守令乃人君所與共理天民者苟非賢才不可以授而今俗殊輕此任宜痛改謬弊特重其選

一守令必擇賢良識治體眞可以牧民者除授必以有薦

者審量以授若可合而無薦者則本曹堂上中薦保注擬毋或以技流冗員賞除階授

一守令遞還亦必依古法入見啓事定著爲式下直肅拜及差使員上來肅拜則今固行之矣若於遞來時自上引見問以已行及當行政務則非獨勸勵臣下於知之理民之道大有所益○敎官鎭將同

一鎭將亦定爲實職而愼擇以用今僉節制使萬戶高其品秩而例不以爲實職或以閑良直授萬戶遞任後還爲參下故萬戶之職尤爲冗賤鎭帥爲任極重豈可如是宜釐定其品秩明爲實職依守令例必以有薦廉能有將材者擇用而以經行六品職者除授如有不次擢陞者則亦實陞其品依守職例加階毋或以無職之輩猶例以授

旣爲久任則邊遠鎭將授以南北邊隅之人率

未便宜其不可拘者外例以其道及近道之人

擇授非獨鎮將凡驛官敎官州縣之職皆宜如此古者封國之時則姑勿論漢世牧守亦皆自署長史別駕督郵津關鎮防之官例是其地之人故能吏民相諳事擧而人安後世授官率皆苟充而南人赴北北人守南者多遠隔骨肉不啻鄉士非但私情不便官事甚多弊害操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此若其有父母年老者則今法亦有親年七十以上者勿授三百里外遠邑守令之文此宜均行於諸任者也或以爲若果如是則不無拘泥之弊不然也此爲其職任之役此等者爾若地或特重事或加緊非其人不可者則本不在此例也

栗谷告于 宣祖曰王政莫先於愛民而愛民之實莫切於守令漢宣帝有言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

其惟良二千石乎宣帝雖傷於綜核太甚而此言則深知求治之要務也是故周之六卿分理六鄉漢之三公先歷三輔誠以公輔之材非試於臨民則無以驗其實故也至於今之監司古之方伯周召之舊職也其責莫大焉豈可諉以外任而輕視乎今日用人輕外太甚文官之稍有名望者一切不任守令必爲物論所棄然後乃得分符是故爲守令者自知前程不遠不復爲盡心撫字之計善者隨分度日惡者瘠民肥已而已民生安得不蹙哉監司之除雖重於守令而亦不精擇堂上一

品之列負時望者或授其任則憮然自失疑有物議苟無別擇之命則率擬充位之人巡遊列邑不過載妓縱酒而已黜陟安得公明乎民爲邦本而撫民不得其道誠可歎也臣請文官在臺侍之列者輪次補外觀其政成驗其賢否然後還除內職循吏則超資擢用使一時登庸者多出於州郡且揀大官之才德兼備者委以方伯之任勿以周年爲限各於諸道擇巨邑設營使率家眷久於其任責以成效入則俾參朝政無重內輕外之弊矣如是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庶有治平之望矣

又曰生民休戚繫於守令軍額虛實關乎邊將黜陟當否在於監司守令非人則輦賂媚權肥己瘠民邊將非人則剝割軍卒隳損武備監司非人則務報恩讎不察民情夫如是則雖聖君賢相日講治道而澤未及下化不被外四境之內終無可治之理矣伏望 殿下別擇剛明仁厚可任方面者以爲監司責之以陟罰臧否化民成俗而其殿最不公無績可紀者顯示譴罰務使懲膺又令廷臣各薦堪爲守令者必擇廉能忠恕者出爲百里之宰責之以蘇殘起弊得民歡心而其息事虐民者

按以重罪並治擧者至於鎭帥堡將亦以公道拔
其有才畧操行者而毋得以貨利之多少定其高
下則庶乎碩鼠屛息金湯守固而生民始有樂業
復舊之望矣

按朝廷者出治之本也州郡者承治之任也雖有內外本支之分然所謂出治之本者不過省府宰輔而已其餘諸司則皆各分一事者也若守令則分王民而親代其治者也然則不擇守令之官不重守令之任而欲致治者無是理也古人云輕郡守縣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豈其然乎我國輕外殊甚至於近世則又直爲示貶之遷應求之除而已矣

凡叅謁依今例 新除京外堂下官職者出使者並於議政府吏曹兵曹則屬曹叅謁毋過

○凡褒貶每歲季月各其司堂上官及屬曹堂上官外則觀察使節度使等第其屬治理功過啓聞臘月十五日開拆○凡京官任滿八朔外官任滿周年乃八褒貶褒貶官新任未滿六朔則前官等第前官或犯罪死亡則待滿六朔乃等第守令則觀察使等第而與節度使相議邊將則節度使等第而與觀察使相議乃行黜陟陟謂加階

臺諫亦其長官等第今法臺諫無等第未爲合當臺諫雖有相規之義然亦無因此而長官不可等第之理非獨臺官古者百僚皆有相規之義而皆相統承

一京外褒貶分爲九等用唐考式見下必其善最一二從實今百事偷廢而褒貶尤爲虛事尋常俗下之吏亦第爲上而人熟見聞不以爲異必須痛革此弊然後方得事歸於實其上等高第蓋設等而待其人耳非常

流所可當也若或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居殿之外別有可責者亦皆從實具論以聞

一或有等第失實不公明者政府政曹憲府糾覈并改正其等○若徇私罔上者則自有其律

上上加三階○階即所謂資也 中加二階 下加一階

中上連中上依上下論 中 下連中下依下上論

下上降半祿六朔 中罷職 下罷職奪告身三等

凡遷官者皆於任滿後視其績考隨階以敍其有行守則無遞三階

凡奪告身後雖敍用從所降階

凡加階除超遷以才德卓爾不次超遷者階亦特陞從守職例及勳勞特加者外一以其考乃加如今年例及因慶別加之類悉罷之子弟代加亦一切罷之

京外官雖加階必待任滿然後乃視階升敘

如有異績上考上中以上下二考同上准職者特陞堂上階待任滿遷官京外官皆然今京官准職者陞堂上階則即遷去其官蓋諸寺院正不重其責任而官皆數遞故因而成規耳宜一同外官雖陞堂上階者仍居不遷古者有善可褒則陞其品秩而官則或終身不遷無內外之殊必如此然後可以擇人委任而久於其職也

堂上以上乃命德之選非德績治理之著者不可以陞如今都監都廳鞫獄問事郎例加及武官喜

報先來之類無可論已此類今例爲加資謬規之甚或酌宜賞賜則無妨

至如冊誌文字製寫者雖與彼有間以此加資亦非古義代以他賞典可也或車馬或金帛無不可○又令八十以上者勿論庶賤皆加資此雖似好意亦未爲當盖貴德老老本不相混宜定以每歲賜之米肉也

按褒善而貶惡勸懲之大者也然必待善惡之著而後褒貶得其當矣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是必待善惡之著也至于成周冢宰歲終受會詔王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疎數異制者恐或怠弛而因時損益也自是以來漢晉唐宋皆一歲一考而其黜陟之典間或不同逮及

大明乃三載一考三考黜陟復古法也然其爲
制也每官滿三朞者上其功狀主司書殿最轉
送于御史吏部亦書殿最其殿最有三等一曰稱二曰平常三曰不
稱引奏取旨令復職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以定升降之典此
則與歲終總會殿最者異矣未知其可也我國
則六朔一考殊無據績考實之意今之例爲虛
事而遞易尤促者盖以此也如欲酌古今之宜
而定爲可行之規莫如每歲終一考即行升即加
階黜也所以即行陟黜者封建廢後任職不古
欲待積歲而行之則其間事爲更改黜陟無所

施者多人不知褒貶之實矣莫如便行升黜之

爲善又按褒貶之法既得嚴明返於實事則除害事虐民不可暫居者外皆待褒貶不可如今數數罷黜也

唐考課之法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凡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愼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自近侍至于鎭防並據職事目爲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進才良爲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爲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爲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爲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予奪合理爲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爲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克備爲督領之最九曰

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爲法官之最十日讐校精審明於刊定爲校正之最十一日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爲宣納之最十二日訓導有方生徒修業爲學官之最十三日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爲軍將之最十四日禮義德行肅清所部爲政教之最十五日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爲文史之最十六日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爲糺正之最十七日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爲勾檢之最十八日職事脩理供承彊濟爲監掌之最十九日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爲役使之最二十日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爲屯官之最二十一日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爲倉庫之最二十二日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爲曆官之最二十三日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爲方術之最二十四日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爲關津之最二十五日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爲市司之最二十六日牧養肥碩蕃息滋多爲牧官之最二十七日邊境清肅城隍脩理爲鎭防之最

一最以上有四善爲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爲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

最而有二善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中下知識不明處斷失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無狀為下下此所謂九等也善最之外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各進考一等若州戶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為分若撫養乖方戶口減損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減一等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論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損者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

丘濬曰唐考課之法有可取焉以其詳於善而略於最也蓋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其才術以

善與最胡爲乘除分爲九等以考中外官上者加階其次守任其下奪祿罷官亦庶幾古人黜陟之遺意也歟

右二十七最之目固爲詳備然若膠定其目則或有拘於格式未盡事實之弊守令之任宰主土地人民總察百務非如京官各分一事之比守令之任格之以上二十七最之目亦可兼當數條以上或不必膠定隨事作目以著其實亦可此但論二十七最之目耳若四善則當一遵其式

又守令殿最之外每三歲即田籍式年較其田户增减以驗撫育勸課與不能者之實事其有增墾田墾田即有管受墾耕之田益田例既行則人配於田自然合爲一事各准見田

爲十分論每加一分各進階一等其减損者亦

如之各降一等以爲定式此則其位滿一歲以上者乃論如法

凡收叙每年冬或云每三年爲是該司錄奪告身及罷職者

啓聞仲冬望後各具罪名啓聞揀其可敍者季冬初旨下詮曹

凡謚公卿應謚者卒則及葬該司議謚以 啓葬前或有設則勿出朞年○宰相行事義惡國人所共聞知不必待其行狀之文且不必子孫請之然後乃議

柳西崖曰古人重謚我朝自 明宗以前應謚

者多得謚近年以來幾於全廢

凡追贈若其以忠賢特贈者則若近世先賢忠賜褒贈之類其子

孫承蔭等事一依已行者例

○宣祖朝栗谷啓　上曰天官爲任至重昔之
居是任者以國政世道爲己任鑑別極其明掄選
極其公主張一時清論而郞僚只補其所不逮而
已今則館閣清選一委之郞官無復置意於其間
只以注擬微末之職爲己責而亦復瞻前顧後以
請托高下爲輕重就其中公私相半者則時論稱
善焉故清議在於郞僚而不在於長官由是冠屨
倒置不成紀綱焉昔者該官各執其職正事格王
息命雖出於上而如不合公議則必覆逆不已不
以阿從爲歉今則咸以爲該曹只當奉行文書如

有與官之命則不問臧否而唯上命是順此眞所謂三旨宰相者也吏曹有考功之司故昔之考功者檢察百僚之勤慢有不稱職者則隨現推法故百僚奉職莫敢怠忽今則銓曹只堂除授而其於考課不知爲何事用是百司解弛廢績皆敗焉今日之政不擧治不成者良由 祖宗良法美意廢却不行而近日弊習反如成憲故也

在 仁祖初議者言今政事之頹數皆由於臺諫之數遆臺諫數遆亦由於小嫌之皆避朝還夕改有同兒戲 祖宗朝臺諫雖有推考亦不避遆兩

司互相發緘則可知避嫌本非 祖宗之制也且或偶感微疾畧有難便爭相引告如恐不及甚爲未安昔陽城居諫職十年中間豈無些少疾病韓愈至作爭臣論以譏之而亦不聞以此引避也且古之言官各自論事故人人得盡所見今之臺諫凡有啓辭下吏持簡通奔走各員之家必待歸一然後啓之以此動彼拘礙不敢盡言一有違異鬧端紛起朝著之不靖職此之由宜悉倣舊制勿爲避嫌勿爲呈告凡有論事不必合同亦各自論啓且今玉堂有劄論之事苟有異同則唯多是從其下

旨者避而不叅亦或有別為陳劄以伸已見臺諫
亦依玉堂例或不叅或別陳所見而其心皆出於
公則自不相妨如此則言路益恢而且無紛擾之
患矣時有是議而不改其弊

隨錄卷之十三

隨錄卷之十四目錄

任官攷說

周漢以後任官之法

考績

隨錄卷之十四目錄

任官攷說

周禮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鄭司農曰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若今博士太史太宰太祝太樂屬太常也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官職謂六官所治之事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供則六官聯事通職相佐助也四曰官常以聽官治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聯事所供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六曰官法以正邦治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官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弊斷也以八則治都鄙一曰法則以馭其官法則其官之制度二曰

廢置以馭其吏廢其不能者舉賢而置之四曰祿位以馭其士祿俸也位爵次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三曰進賢有德者進任之四曰使能有才者使用之七曰達吏謂察舉勤勞之在下位者

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羣臣之名皆書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其數有多寡每歲登之下之也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有德者告于王而爵之以功詔祿有功者告于王而祿之以能詔事有才能者告于王俾以治事以久奠食食祿廩也以任事之久而定之

按王制曰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故凡士之進於司馬者司士掌其名數之版後世則屬之吏部文選所掌者即其事也古今官制不同而其事則一也

○漢制郡國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是以有爲郎十年不得調者有三世不徙官者蓋未有資格之限也其郡國之官漢獨爲置守相其他皆自署置又調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爲秀才

廉吏而貢於朝廷

○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各舉賢良

○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爲郎）率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以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

安民之本要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斯爲盛宣帝嘗詔曰潁川太守黃霸宣布詔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後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其與良賞賢如此

○元帝時詔列侯擧茂材諫議大夫張勃擧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户二百會薨賜謚曰繆侯以其所擧不得人故加惡謚其爲勸勵也如是故自文景之世官得

其材位必久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三代以降斯爲隆盛

○成帝建始中初置尚書五人掌章奏一曰常侍曹主公卿事其餘各分爲四曹至後漢光武時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功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部曹吏部之制始肇於此

成帝置尚書五人一爲僕射四分爲四曹[illegible]通章奏一曰常侍曹主公卿事二曰二千石曹主郡國事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四曰主客曹主外國事又置三公曹主斷獄事是爲五曹至光武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並民曹二千石等曹通爲六曹是時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至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尚書始有曹名魏氏選部爲吏部專掌選與尚書事據晉至晉宋齊梁皆有六尚書自魏晉後吏部者曰吏

諸尚書班序常遵 諸尚書直云尚書

○後漢順帝時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古者建侯親民民用和穆秦滅六國剗革五等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蠲苛救弊悅以濟難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寬靖克慎官人故也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俗浸彫弊令長數易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

○蜀漢昭烈崩諸葛亮秉政徵黙舉善量材授任不計資敘時犍爲郡守李嚴以楊洪爲功曹嚴未去郡而洪已爲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祗已爲廣漢郡守後李嚴廖立皆得罪於亮或廢或徙聞亮卒垂泣發疾以至於死也

○曹魏時俗尚文藝明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擧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敎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旣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

者歟奏以言明試以功令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爲
進退故真僞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令散騎常侍
劉邵作考課法欲行之羣臣多異議竟不行時人上
多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曰古
者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
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
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
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爲百官之副亦先具矣
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
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

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辨矣此道之行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興矣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則不難也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以來登進辟老之士及縣在職之吏臨見授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矣擬讓之風息爭競之心生議者僉言世少高名之才朝廷未有大才之人可以爲大官者山澤小人官吏亦復云朝廷之士雖大官名德皆不及往時人也余以爲此

二言者皆失之矣邪時獨乏賢邪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稱毁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稷契復存亦不復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闕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為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復遷之無已不勝任之病發矣所以見用不息者由讓道廢因資用之人有得失矣故自漢魏以來時開大舉令衆官各舉所知唯才所任不限階次如此者數矣其所舉必有當者不聞時有擢用不知何誰最賢故也所

舉必有不當者而罪不加不知何誰最不肖也所以不可得知由當時之人莫肯捐排賢愚之名不別也舉者知在上者察不能審故敢慢舉而進之才高之士馳走於有勢之門日多雖國有典刑不能禁矣夫讓不興之弊非徒賢在下位不得時進也國之良臣荷重任者亦將以漸受罪退矣何以知其然也孔子以為顏氏之子不貳過矣明非聖人皆有過寵貴之地欲之者多矣惡賢能塞其路過而毀之者亦多矣夫誘毀之生非徒空說必因人之微過而甚之者也毀譽之言數聞在上者雖欲不納不能不投所聞因

事之來而微察之察之無已其驗至矣得其驗安得不治於是受罪退者稍多大臣有不自固之心夫賢才不進貴臣日疎此有國者之深憂也竊以爲改此俗甚易耳夫一時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才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來尚矣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使益爲虞官讓于熊羆使伯夷典三禮讓于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

於此書記之者欲以永世作則季世所用不能讓賢
屢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叙用
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讓賢推能乃通其章其不能有
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
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
最多者而用之此謂一公缺三公已先選之矣且主
選之吏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
公爲詳也四征缺擇四征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謂
一征缺四征已先選之矣必詳於停缺而令主者選
四征也尚書缺擇尚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令

謂尚書共選一尚書詳於臨缺令主者選出尚書也郡守缺擇衆郡所讓最多者而用之詳於任主者此爲令百郡守共選一郡守也夫以衆官百郡之讓與主者共相比不可同歲而論也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毁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毁譽交錯愚劣不分難得而讓也夫賢讓則賢知明出能否之義歷歷相次不能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已者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取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夫如此愚智咸知進身之通非修之於已則無由進

矣遊外者於此相隨而歸矣浮聲毀論不禁而自止矣人無所用其心任重人議而天下自化讓可以致此豈可不務之哉

○晉武帝時郤詵對策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臣竊觀古今而考其義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可達達在備道窮在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

則朋黨明黨則誣罔滅否失實真僞相冒主聽用惑
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
賢不伐相下無厭爭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
靜雖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憂勤俗不一也
今世官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
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
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
者削貢而不適亦削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
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
汚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貪鄙竊位不知誰升

之巷虎兕出檻不知誰可求者漏網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爲政恒得此屬欲化義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尚節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而物得其宜生生豈殖而和樂興焉是故寡過以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移風易俗建不刊之統也

○武帝時始平王文學李重以其時等級繁多又下

官輕而內官重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

乃上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野自帝王以下代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內外事任尚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理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得爲治大體所以遠比三代也及于東京尚書雖漸優重然令僕出爲郡守便入爲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國讓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

節而不去郡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爲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虞書云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法官人或不眞秩魏初用輕資以充試守臣以爲大幷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罪之制則官人之理盡士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日久政績可考人心自定務求諸己也帝雖善之竟不能行

○齊左僕射王儉請觧領選謂褚彥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皆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絶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彥回曰誠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難爲改也

○齊時官人不覈才德以官簿胄籍爲先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梁因齊舊而又令九品分爲十八班隙因梁制凡選無定時隨缺即補官有清濁以爲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選凡吉選授吏部先爲白牒列數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勑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才補用以黃紙錄名

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板選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關勑可黃紙寫出門下門下荅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聞詔出明日詣入謝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頹壞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紀者

○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失人自亮始詳見選舉考說

胡氏致堂曰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

任使之令亦非闒茸罷閑之以時甄拔者日歲多矣
有司爲委吏而會計不當則蓄積缺矣爲乘田而
牛羊不息則芻牧缺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
非其才若夫環百里而爲縣縣有令環數百里而
爲州州有守所統凡幾民所治凡幾事乃不選擇
時其任者畀之而付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少不
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不問其才專以
停解日月爲斷是賢能庸謬姦凶之人相爲升降
以率會之賢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自崔
亮制年格後世襲以爲常更明君碩輔亦衆矣而

終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謂任人則易以私任法則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猶爲善也審於是而善則吏部一司不必置尚書小宰及諸郎吏第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魚貫而進何不可之有故善爲天下者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從以信賞必罰則太平可坐而致也

○杜佑通典曰昔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不命皆國

君尊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惟丞相太傅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以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外吏不得精擧由此起也至隋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咸歸吏部所掌而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多爲吏部所授至隋一切歸在

省司牛弘爲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次文才最爲稱職弘嘗問於劉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按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理鍛鍊甚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事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

又曰唐虞以來遷官必以九載周制亦然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可也不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魏晉以後皆以六周爲滿唐因隋制爲四周後又減爲三周一歲爲一考唐因隋制四考有替則爲滿若無替則五考而罷至德之後天下多亂兼試員外等官倍多正員奏

德以來復妄官以三考而代無替四考而罷

○唐制凡五品以上制勑命之謂王公正三品以上及文武散官二品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臨朝冊授冊用竹簡書用漆宰相商議進擬六品以下旨授吏部銓材署聞其視品及流外官判補之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凡吏兵部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尚書與其一侍郎分其二其選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詞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下集而試之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集眾唱示之其兵部武選亦然

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及一方爲統帥者詳見選擧考說

○太宗時馬周上書曰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守令自古郡守縣令皆抄選賢德欲有擢升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爲宰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唐改太守爲刺史頗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勳人或京官不能職方始出外而折衝果毅之內身材強壯者先入爲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其才堪宰涖以德行見擢者十不能一百姓未安實由於此也

○高宗時魏玄同以吏部選擧未盡得人之術上疏

曰昔之列國即今之郡縣〻無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大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〻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因循以迄于今以刀筆求才以簿書察行法之弊久矣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儀如今選司所行者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何者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假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鑑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比居此任時有

非人而徇於勢利者㢤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愼簡乃僚太僕正中大夫耳尙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昔區區宋朝尙爲裴子野所歎（見選舉考說）况於當今乎且夫從政莅官不可以無學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古者雖象賢繼及所謂冑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必以材升然後出仕今貴戚子弟門閥有素資蔭自高例早求仕輕試靡學良足惜也又勳官三衛流

外之徒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行
而後才藝之義也疏奏不納後玄同又上疏曰竊見
制書每令三品薦上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朝側
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人
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慎所舉且惟
賢知賢闇秩雖同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
欲務得實才先宜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
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也
○高宗嘗列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宰相李安期進曰
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且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況天下至廣豈無英彦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卽遭囂謗以爲朋黨淹屈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己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毁不入誰不竭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帝深然之

○高宗時劉祥道疏論選擧之弊又奏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卽遷官人知將秩滿豈無去就百姓見官人還代必懷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百姓責其移風易

俗必無得理請四考依選法就任所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朴雖才敢期送故迎新實減其勞擾

○中宗神龍中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成化況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夕者一一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券戶口流

散百姓凋弊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腊韋而已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乖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玄宗開元二年詔三省侍郎闕擇嘗任刺史者郎官闕擇嘗任縣令者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

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恒式因張九齡之言也時九齡爲左拾遺上書曰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此其尤親於人者也是以親人之任宜得賢才用人之道宜重其選而今刺史縣令多非其才京官之中爲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守以爲斥逐之地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成於經久不計其才如此而欲天下和洽不可得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臣竊惟近俗偏輕此任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聲名所出從

容附會不勤而成一出外藩有異於是是六刺在內而不在外也莫若重刺史縣令凡不歷都督刺史雖在高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雖遠處都督守令亦以為出入下十年任京職又不卜年任外如不為此而敕其失積習為常遂其私計天下不可為也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遠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今天下未理而事務日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析毫釐節制擠擁溺於文墨臣以為始造[illegible]

書以備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劒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知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據其合與不合而多不論賢與不肖豈不謬哉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爲賢必不授之以職既以賢而授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據資配職自以爲能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才之實臣以爲選部之弊在不變法變法甚易在陛下澄然行之而已九齡

又曰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管內應有合選之人令考其才行然後送臺臺又推擇穆所用之多必爲州縣之職最一則縣令慎於所舉必取人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冒今每歲選者動以萬計京師米物爲之空虛冒濫至此而欲仍舊致理難於改制則只益法令煩碎賢愚混雜耳就中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乃明代之闕政有識之所歎息也又天下雖廣朝廷雖衆而士之明賢誠可知也若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無復可說如知賢能而不以次用之則爲用徒相令每官缺時或以下等叨進以故時議無賢無愚唯論得與不得自然清議不立名節不修善士則守志而俟時中人則躁求而易擾朝廷若以令名進人士子亦以修身獲利則利之所出衆則趨焉而已名利不出寸清譽所趨多歸於人事故其小者苟求取得一變而至於阿諛其大者許以分義守變而成朋黨此皆終化漸漬使之然也故用人之際不可不審若賢愚有雜不可謬求士必刺意思齊刑斂自清此興衰之大端可不[illegible]也

○開元十三年玄宗以吏部選試不公乃置十銓試人以禮部尚書崔逖御史中丞宇文融等十二人掌之試判將畢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吳兢表以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魏明帝嘗卒至尚書省尚書令陳嶠疏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省事文簿嶠曰此是臣之職分陛下非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就黜退帝慙而反陳平丙吉漢家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路死之人故自古天子至於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輒有侵越也況我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選試書判之事乎明年復故

○開元十八年裴光庭爲吏部尚書作循資格賢愚一貫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先是選司注官雖試判量資大槩視人能否故或不次陞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乃奏定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

官高者選少畢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愚庸皆喜而才俊嗟嘆宋璟爭之不能得其後詔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利其便已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及光庭卒大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獎之道請謚曰克其子訟之改賜謚

按漢董仲舒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則年勞之說漢已有之而未嘗以爲用人之法至後魏崔亮唐裴光庭始專以此立法其爲法也惟文移簿籍是稽歲月先後是據所謂銓量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先儒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牽之

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縣官
虐令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弛弊百吏之
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壞而不救者皆資格之
失也誠哉是言也
○劉秩論曰夫官有大小材有短長長者任之以大
官短者任之以小職職與人相宜而功與事並理是
以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近之
任官其選之也畧其使之也備一人之身職無不治
何其謬歟故人失其長官失其理三代之制家有世
業國有世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

之爲官世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世習則其事不精此居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掌天地劉氏世擾龍籍氏世司人庾氏庫氏世司出納制氏世司鑄鍾即其事也至後世以世卿執柄盖私門罕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家華世卿之失而不復世業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盖爲此也夫裁徑尺之帛刻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刻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設搆大廈者先擇匠然後擇材理

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守人大匠搆屋必以大材爲棟
梁小材爲榱桷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此善理木
者也
○德宗初禮部員外郎沈既濟上選舉議曰夫古今
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
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吏部之本存乎甲令
雖曰度德居官量才授職計勞昇秩其文具矣然考
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詞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
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
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執此不失猶乖得人況衆流

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盖非鑑之不明非擇之不精法使然也文皇帝病其失而將革焉夫物盈則虧法久終弊是以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置署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爲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内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獘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刓弊伏以爲當今選舉人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鑑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

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叙吏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板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參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逖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僞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寛事詳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

權道復古美制則衆才咸得天下幸甚

既濟又日近世以來胥祿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丐已何者入仕之門太多世胥之家太優祿利之貧太厚督責之令太薄請復古制以明之管子曰夫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入之養隘其利途使人無游事而一其業也而近世以來祿利所出數十百孔故人多歧心躐潟漏夫而不可轄也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子不得蠲戶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蔭子弟重承恩獎皆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世胄之家太優先王制上所以理物也置祿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人致理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爲貴其苦樂利害與農工商等不甚相遠也及世之士乃撞鍾鼓樹臺榭以杜其徵而農工撫脊背發筋力以奉其養

得仕者如昇仙不仕者如沉泉歡娛憂苦若天地之
相遠也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徼斂也重養厚則
上覬其歆餘重則下無其聊故非類之人或沒死以
趣上上構斂以入官非唯求利亦以避害也是以言祿
私之資太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司舉
爲刺史守令畏憚觀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
懷祿而安榮哉故漢法之不可倫也自唐變選法則
雖甚愚之人蠕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矣
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爵藏俸積祿四周而
罷因緣侵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曰必妻孥華楚奴馬
肥腯而偃仰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爲
巨害至死不出鄉里語謂人之爲官若死然未有不
了而便還若爲官如此易享祿如此厚上法如此寬
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
言督責之令太薄既濟以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
使不才之人雖厭設座位置印綬于旁揖讓而進捉
之不敢受寬其征徭安其巴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
業雖以宦誘之而莫肯易於此則覬求之士人業亦
息矣若不重其令不寬其徭而欲以法禦遊列
禁人冒此猶延土以壅橫流也勢必不止也

選擧雜議○或曰帝王之都必浩穰輻輳士夢叢合然後彌其大若權散郡國遠人不至則京邑索矣如合之何答曰自古至隋數百千年選擧之任皆分郡國當漢文景武帝之時京師庶富百廛九市人不得顧重不得旋步溢之盛亦云極矣豈待選擧之上爲其助哉又夫人有定土土無賸人浮冗者多則地上著者少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往烏聚雲合窮關中地方之産奉四方游食之資是以萬方盡於漕運蒭粒方於挂王是由斯人索我京邑而謂準索乎且擇分州郡所在辟擧則四方之人無有退心端居尊業而禄自及得苟未及業常不廢若任進外無要擯乎京猎時懷禄孰肯安堵必齎田産甚家羸糧糜費道路交馳往復是肥地著而安焉浮冗者也夫京師之冗孰與四方之實一都之繁孰與萬國之殷況三者當繁其天下

豈鄙閭之中挍其衆寡哉

或曰仕門久開入者已衆若革其制則舊名當調不是以致身使中才之人進無所容退無所習其將安學乎答曰人纂賢愚莫隨衆習慣之賢既可以入仕則士之不有寧愢乎出沉從古以然非一代也哉

傳云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今士流既廣不可強廢但鏟其舊門不使新入峻其宦途不使濫登十數年間新者不來而舊者耗矣待其人小然後省官夫入之才分各有餘裕自為情欲所汩而峻常盡焉引之則長榮之則短在彼而已故九士族皆稟父兄之訓根聰明之性蓋以依倚官緒無湮淪墊溺之虞故循常不修名義罕立此教然也若惟善是舉不才決棄前見爵祿後臨塗泥入懷憤激孰不騰進則中品之人悉為長材雖曰慎選捨之何適

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貢舉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故律曰諸貢舉人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也居州郡則廉使昇聞在朝廷則以時黜陟用茲懲勸足為致理有司因循不職浸使陵頹今但診舉舊令何必改作答曰州郡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以帖問求學銓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令宜修且惟德無形惟才不器搏之不得聆之不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今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使臣廉舉但得其善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入至如循常譆譆蚩騃愚鄙者或身尚庶謹

政爲人蔽者或善爲姦濫私不彰聞者一州數十人冒嘗聞焉若銓不委外任不責成不疏其源以道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資授職雖口誦律令手操斧鉞以臨其人無益也非改之不可

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吏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荅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敕徵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賔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

或曰若使外州辟召必是牧守親故或權勢囑託或旁隣交質多非實才奈其濫何荅曰誠有之也然其濫孰與吏部多請較其優劣且州郡牧守古稱共理政能有美惡之跡法令有殿最之科分憂責成孰敢濫舉設如年多人息法久弊生天網恢踈容其奸謬擧覩擧措有濁有情十分其人五挃其濫猶有一半尚全公道如吏部者十無一焉請試言之凡在銓衡惟徵書判至於補授祗效官資書書判者何必吏能

羨資歷者寧妨貪戾假使官資盡愜刀筆皆精此爲
吏曹至公之選則補授之際官材匪詳或性善篩人
則職當主辦或才堪理劇則官授散員或時有相當
亦幸中耳非吏曹素得而知也有文無賴者計日可
升有用無文者終身不進况其書判多是假手或他
人替入或旁坐代爲或臨事解衣或宿期定佔才優
者一蕪四五自製者十不一二况造僞作姦冒名接
脚又在其外令史受賂雖積謬而誰尤選人無資雖
正名而猶剥又聞昔時公卿子弟親戚隨位高低各
有分數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於限者禮部
明經等亦然少謂之省例斯非
濫歟若等爲濫此百而多者也
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若等
爲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荅曰州郡有濫雖多
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
法皆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
任責於剌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
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
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
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

一剌史前華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州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正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或曰今人多情故長恐計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已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覩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書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

或曰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故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極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之苟齊一時不多日月事必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郡所攝之官便爲已任上酬知已下利班榮爭竭智力入雖不盡今常調之入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携

妻孥復往苦勞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爲考

請改革選舉事條○內外文武官五品以上應非選司注擬者

右請宰相總其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可否吏部尚書侍郎右請掌議文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京司長官及觀察使刺史舉用僚佐有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郎中刺史員外郎判成侍郎尚書署之而後行諸官長若犯他過按司自當彈奏即非吏部所察故云非選用濫失不得舉餘所掌准舊若官長選用濫失有聞而吏部不舉請委御史臺彈之御史臺不舉郎左右彈之按大典御史有糺不當者即左右丞得彈奏兵部尚書侍郎右請

掌議武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軍衛長官及節度都團練使舉用將校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舉及臺省糾彈如吏部之法餘所掌准舊禮部每年貢舉人右並請停廢有別項經藝之士請於國子監六學中銓擇國子監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筭學兵部舉選右請停廢昔隋置折衝府所以分鎮天下散兵及武太后昇平置武舉恐人之折戰則武官武選本末可徵今內外邦畿皆有師旅偏裨將校所在至多誠宜設法減除豈復張門誘入況若此輩又非驍雄徒稱武官不足守禦雖習弓矢不堪戰鬪而坐享祿俸規逃征徭今請悉停以絶姦利京官六品以下應合選司注擬者右請各委本司長官自選用初補稱攝然後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奏成

乃下勑牌拜符告於本司是爲正官考從奏成日計

凡攝官俸祿各給半府州佐官別駕以尹五府司馬赤令皆不在此限

右自長史以下至縣丞尉諸州長史司馬或雖是五品以下官亦同六品官法

請各委州府長官自選用不限主客其申報正攝之

制與京官六品以下同其邊遠羈縻等州請兼委本

道觀察使共銓擇補授上州省事市令中州參軍博

士下州判司錄事參軍不在此例中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守

官等右請本任刺史補授訖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

給牒然後成官並不用聞奏其員數不得踰舊制雖

吏部未報並全給俸祿若承省牒在任與正同去任

後不得稱其官若州司以勞効未著而不申者請不限年月並聽之州縣右請准舊令州為三等上中下縣為五等赤畿上中下其餘緊望雄輔之名請廢夫等級繁多則仕進淹滯使其周歷即務速遷官非久安政亦苟且請減衆級以徵驗心則官僚可期羣才無壅六品以下官資歷右並請以五周為滿唐虞遷官必以九載魏晉以後皆經六周國家因隋爲四近又减削爲三考今三四則太少六九則太多請限五周庶爲折中其遷轉資歷請約修舊制修舊制謂遷轉資次也但以一官亦滿即任召用並無選數若才行理績有尤異者請聽超遷每長官代選其舊僚屬若有負犯及不稱職者請任便替若無負犯皆待考滿夫滿者不得替諸道使管内之人及州縣官屬

有敘理尤異識畧宏通行業精修藝能超絕及懷才未達隱德丘園或堪充內官不稱州縣者（並申送吏部）將校偏裨有兵謀武藝或堪充宿衛或可爲統帥者右請不限多少各令長官具述才行謀畧舉送朝廷皆申上吏部兵部各設官署以處之審量才能銓高下每官職有缺及別項任使則隨才擢用（如漢光祿勳領三署郎）稱舉者舉主加階進爵得賢後者遷其官（若自用寮屬雖得賢不賞）

禁約雜條〇一諸使及諸司州府長官舉用寮屬請明書事跡德行才能請授某官某職皆先申吏部兵

部諸使奏官兼帶職掌者卽以職掌分其文武不若本官帶州縣職卽由吏部帶軍職卽申兵部
吏部兵部謄其詞而奏云得某使某軍司某州府狀稱以元狀人入
按每使每司每州各爲一簿一所擧官吏在任日有
行跡乖謬不如擧狀及犯罪至徒以上者請兼坐擧
主其所犯人自依當法本條處分一人奪祿一年諸使無祿者準三品官以料錢折納
依時估計二人奪賜無賜者貶其色降紫從緋降緋從綠降綠從碧三人奪下階及
爵有爵無階有階無爵者加奪賜及勳四人雖見任職事官已上任者並追解之
五人貶官節度觀察使降爲刺史刺史降爲上佐皆以邊州六人除名雖六人以
上罪止除名有犯贓罪至流以上者告論之告謂一人從二人之法二
人從四人之法三人從六人之法罪止三人若擧用後續知過謬具狀申

述及自接劾者請勿論（此謂所知不審舉用失誤者）一所舉官有因奸納賂而舉者有親故非才而舉者有容受囑託而舉者有所知不善而故舉者有犯一科請皆以罔上論不在官贖限囑託舉者兩俱爲首覬求者爲從

夫人生有欲無君乃亂君不獨理故建庶官昔在唐虞皆訪於衆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岳之擧夔龍稷契此蓋用人之大畧也降及三代擇於鄉黨然後授任其制漸備秦漢之道雖不師古閭塾所推猶本孚行而郡國佐吏並自奬擢備嘗試效乃登王朝内官有僚屬者亦得徵求俊彥暨于東漢初置選職推擇之

制尙習前規左雄議以限年其時不敢謬擧所以二
漢號爲多士魏晉設九品置中正盖論閥閱罕考行
能選曹之任益爲崇重州郡之刺史太守內官之卿
尹大夫咸吏部所署而辟召及鄕里之擧舊式不替
永嘉之後天下幅裂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
正號凡有九姓大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多理少諒
無足稱夫敎化所由興喪是繫自魏三主俱好屬文
晉宋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尙綺麗澆訛之弊
極於有隋且三代以來憲章可擧唯稱漢室繼漢之
盛莫若我唐惜乎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遇

其時矣羣公不議救獘以質而乃因習尚文風敎未淳實由於此緬徵往昔論選舉者無代無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員或云等級太多患在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而莫能究所失之由何者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必獲器能自茲厥後轉益頻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為仕者又

不可勝記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趍共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歷方至何暇淹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列國百餘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闕畧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效寄委斯重酬奬亦崇今之部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復為八九邑之後又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咨稟地卑禮薄勢下任輕諺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時沉滯者皆稱

其能魏之失才實從晃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盖有
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
悉歸吏曹纔厠班列皆由執政則執政參吏部之職
吏部揔州郡之權罔徵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
是故銓綜失敘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
掄才授職仰成吏曹以儀貌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
求無其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
辨論之方擇於書判靡然趨尚其流猥雜所以閻經
號爲倒縫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
歷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或糊名考覈或十銓

分掌者淸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爲國之本資乎人氏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必等級欲必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得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否臧論殊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實爲大猷可不務乎

胡氏寅曰銓選年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

以爲當華而莫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華如旣濟之論亦可採其甚弊矣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亮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爲政在人人存政舉其本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按旣濟之論詳覽古今不拘拘於近規剖析利害深切事情其於採後世之極弊可謂要且覈矣雖

然徒能規天下以形制而不知達天下以教化則有所未盡焉知欲治天下諸司州郡長貳朝廷擇授僚屬部佐則許其選辟而重其懲賞之典固當如此然必興學校成禮俗自鄉黨推薦然後乃爲得也

○德宗時陸贄爲同平章事奏曰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端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趍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必其備詳本末閱其志行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若名飾

貌者不容其僞是以前代有鄉里擧選之法長吏辟擧之制所以明經試廣求證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愼簡乃僚冏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簡僚屬之驗也臣待罪宰相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祖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擧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内具標擧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

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則觀其所舉卽此義也德宗乃詔行之未幾或言於帝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帝密諭贄曰自今改除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又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勅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才署職詔旨畫聞者也畫去聲聞奏聞也六品以下皆用旨畫聞字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恵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官行以來遴舉十數議其資望不愧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

而議者還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必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辨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情故必多比今之宰相則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

崇故所擇愈多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僥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果是以當代誦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則天舉用之法雖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帝竟進前詔不行

胡氏致堂曰陸相所請簡而易用要而易守德宗旣以聽之又沮於讒言惜哉

○宋仁宗時王安石上疏曰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

黨必於學校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
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
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
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
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
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
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
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
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
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

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之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夫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

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熈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方今取

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

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訟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不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絶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月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

無不爲矣夫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

又曰今恩澤子弟學校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今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盖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品流之别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委吏盖雖爲吏而

殊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往往怵而爲奸况又其素無高人之意而朝廷濟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無可論也

○仁宗時司馬光上疏曰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敎臯陶明刑伯夷典禮后稷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

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不可得也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觧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求名不求實誅文不誅意矣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賞則天下飭文以逃罪矣

呂溍曰司馬公所謂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二言者切中後世之弊人君用人誠能專以久則人人得其才究其用而人所毀譽之言久亦自定於是因其名而責其實就其文而求其意則用捨當而賞罰公矣

○神宗時監察裏行程顥奏曰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才以

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盡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才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

其才識器能也寀以累歲人品並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矣

考績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凞

○周禮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大計也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鄭玄曰大無功必罪之大有功必賞之鄭司農云三載考績也小宰贊冢宰受歲會以六計弊斷也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

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爲本
善善其事也能政令行也敬不懈于位也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不疑惑也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未得其眞

胡氏曰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

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自漢魏以來董子所謂是者蔑有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為兵常廉恥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為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畧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徧得賢才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丘濬曰所謂積日累久以為功亦是周官司士以久奠食者也然司士詔王治必先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而後及於以久奠食焉後世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則不復考其德功與能惟以日月先後為叙

以是用人任官而欲其廉恥不貿亂賢不肖不混淆難矣然則天下之大官職之多奚啻千萬不齒以歲月而欲一一別其稱否其道何由日立考校之法就積日累久之中而分德功與能之目則常才自循一定之資賢智自有不次之陞知董子之策小才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矣知是則人知所興起莫不竭力盡知務治其業以起功而廉恥不貿亂賢不肖不混淆而國家之政務無不修舉矣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又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

○元帝以災異召問京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於是乃命房作考課法近臣疾之不能行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徒掌人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太尉司徒司空漢世之三公也）

○晉武帝時杜預承詔爲黜陟之課其畧曰古者設
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
之輔疇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不能紀遠而求
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
繁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彌多魏氏考課卽京房
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矣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
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取大舍小去密取
簡委任達官各考其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
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
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擧者超用之六歲

蒙劣狀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稱用之劣多優少
者左遷之其間所對不均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
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
叶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
清議大類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
○元魏孝文帝詔三歲考績郎行黜陟各令當曹考
其優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上等下等各又分爲三等
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親與公卿論之上上
者遷下下者黜中 者守本任於是親臨朝堂黜陟百
官謂諸尚書不嘗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罷黜削祿

有差

○孝明帝時崔鴻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者年歲擢還豈拘一階年級閑以同寮等位者恭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爲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

○唐太宗時爲周上既下令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

考第自比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所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有應於見在之內比校其尤善者以爲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懲惡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爲上上其次爲上中其次爲上下則士人以上可以自勸矣

○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

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遷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世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

○宋初循唐末之舊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閒劇爲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考蒿之法內外選

人周一歲爲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暫更周一
歲書爲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
○仁宗時司馬光上疏曰爲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
人聖人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
淆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僞相冒要其本在至
公至明而已人主詢諸人而決諸已使各長官自考
其屬而宰相總之天子定其賞罰則何勞煩之有

隨錄卷之十四

磻溪 七